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2月26日 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母亲的花儿

□ 腊月



母亲养了很多花，纵使弟弟家的房子空间很大，还是被填得满满的。每次去他们那里，我都会贪婪地欣赏那些四季不曾断过的芬芳美丽，看它们沐浴在阳光里温暖而安然开放着的模样，看父亲母亲的满头白发和花儿一起被包裹在阳光里的美好。一种感动莫名在心里氤氲开，时时润湿眼眶。

其中有几大盆朱顶红，年年都赶在春节期间盛开。弯刀似的大叶子片片都鲜绿肥厚，直立茁壮的花苞如玉柱般高高耸立在叶丛中。花苞形如灯泡，花开放如饭碗。红的、粉红的、白的，单瓣的、复瓣的，开得芬芳靓丽，开得端庄大气，开得喜气洋洋。母亲看我喜欢，就以为我稀罕，即便我没有讨要的念头，也执意给了我一盆。于我，花是母亲养起来的，只有在母亲那里，它的美好才完整。每每看到我家里一堆小花中矗立着的那棵朱顶红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忐忑。它如一个离开娘家的女孩，失去了温馨与安全的氛围。它是母亲一点点爱抚着长起来的，还有谁能有那样足够的耐心和爱来呵护它们呢？

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侍弄花的？我真想不起来——母亲在进入老年之前，有相当长的一段岁月被我们忽略了。记忆里母亲是不喜欢花的。

小时候，老屋院子大，东南角种着一片菜。菜整成一畦一畦的，东窗外的压井压出来的水被畦埂约束着细细流进菜畦里。我和妹妹常被迫压水。压井里压出来的水流不大，加上我们力气有限，又因贪玩，常致断流，因而一畦菜浇到头是件辛苦而困难的事。

但那一小片湿润的土地上总是有着诱人的勃勃生机。一畦畦菜茁壮地长着，各样的草儿也不断冒出来，连青苔也滑溜溜地爬满畦埂凑热闹。

母亲干完农活回来总是一头钻进菜畦里去拔那些杂草，她不允许它们抢菜的地盘和养分。

我也忙碌着。我拔来各样的小花，学着母亲种菜的样子把它们栽到菜畦里。我栽上，母亲呵斥后给拔掉了。我又栽到畦

埂上，母亲又给拔掉了……我每天跟母亲打着游击，既有小怕又很兴奋。

夏天快要到的时候，扁豆长起来了，架起的扁豆秧底下有了空隙，我把从外面捡回的“滴滴金”栽了进去。不知道是因为那个空间的隐蔽，还是母亲的视而不见，那一年，菜畦里，终于有了一棵属于我的花儿长大、开花了。虽然因为扁豆架下光线弱，花儿只开了几朵，可那厚墩墩的复瓣儿小花所呈现出的金灿灿的色彩，还是照亮了那一整个季节。

那些年的母亲，脾气是暴躁的，不允许我养花，不允许弟弟养鸽子。我们都有些怕她。

如今，各种各样的花儿都被母亲在楼房里养得鲜活茁壮，弟弟养着的几只鸽子也成了他们共同的宠物。母亲会讲出各种花的习性，讲它们的生长过程、开花时间，她甚至能说出某种花开的声音。

我有时会翻出那些陈年旧事打趣母亲，她只是笑。她的脾气早已不再暴躁。

此刻，我看着在花间忙碌的母亲，她白发下的脸，皱纹遍布，眼角的皮肤耷拉得厉害，眼睛看起来更小了，但脸庞却比年轻时更加圆润。漫长的岁月已将她内外的棱角都给打磨殆尽了。夕照斜覆在她的身上，给她的容颜镀了几分慈祥。

也许，母亲的花儿是能养人的吧，养心，养性，也养颜。



43岁，确定已到中年

□ 范范

中年人的狼狈，是生活的常态

这两天很冷，骑电动车被风吹得头疼。一边喝着感冒药，一边擦鼻涕，以这样的狼狈之态迎来自己的43岁生日。家里老人还在住院中，一言不合怼到你五味杂陈的大儿子跑出去了还没回来……生活的獠牙之态尽显。

下班后我给孩子写了一封信，把一些想沟通又总表达不好的想法写进了信里，信发给儿子后，到现在音信全无。

昨晚感觉心里很委屈，去靳雪家求安慰。进门靳雪先让我洗手吃饭，东北老家带回来的油饼、大鹅蛋、大蚕蛹、核桃仁咸菜、大蒜头炒鸡蛋……人吃饱了，感觉心里也没有那么委屈了。

走的时候，靳雪又给我带了东北的冻梨、大鸭蛋等特产。回家的路上我在想，中年人的生活，哪里有那么多昂首阔步，更多时候是狼狈里裹着倔强，踉跄着扑向人间烟火。

幽暗时刻，总有微光刺破长夜

前两天看到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发了自己长长的故事，讲述了理想，讲述了亲情，讲述了逝去的父亲和爷爷，讲述了在苍白纸灰和绚烂烟花的折叠中，我们愈发平静，愈发在微芒之处泪流满面，我们涉过悲喜交加的人生海海，奋力游向金银岛，浪花却最终把我们推回到出处，如每一粒沙，在金黄色的沙滩上，与众生照见。

“圈哥”在下面留言：很确定，您到中年了。

朋友的故事触动了我，“圈哥”的留言，同样让我深有感触，在那些逝去和思念的故事里，“圈哥”有着同样的情愫。很确定，您到中年了。那些对故人未说出口的思念，对理想欲言又止的怅惘，早被岁月织成中年人共有的隐形披风。

昨夜，我坐在客厅里，可以听见卧室里母亲轻微的鼾声，70多岁的老母亲还在给我帮忙，还在照顾我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。我一边码字，一边啃沙琪玛，那是素颜前两天硬塞给我的，给了我沙琪玛在内的一大包东西。

王丽的拥抱，玲姐的看望，菲菲的陪伴，还有我亲爱的虹姐……事事汹涌的中年里，赤诚的情谊，是中年沼泽里兀自绽放的睡莲。

中年人的金银岛，是来处也是归途

所谓金银岛不在远方，而在清晨母亲擀面杖滚动的轨迹里，在儿子赌气摔门时震落的墙灰里，在老友从东北背回的冻梨化开的糖霜里。

当生日面的热气模糊眼镜片时，忽然笑出声——中年人哪里需要什么乘风破浪？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抓住几根浮木，把沙琪玛的甜和咸菜的脆攒成继续前行的干粮，便是最壮阔的英雄主义。

43岁的清晨，我和母亲碰了碰面碗。瓷碗相撞的清脆声响中，听见时光在说：中年不是向生活屈膝，而是学会在满地碎玻璃里，拾起折射彩虹的那一片。很确定，我们到中年了，但更确定的是——故事，才刚刚温热。

偷一把时光，融进疲惫日常

□ 马斌

“妈，我没带家里的钥匙。”

“你去小饭桌，我跟吴老师都说好了，你快过去。”

“我累了！不想去。”

“快点过去！我没时间给你送钥匙，不说了啊……”

邻居家的大男孩今年读初一，因为忘记带钥匙，借了我妻子的手机给他妈妈打电话。电话挂断后，男孩把手机交还到妻子手中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脸上满是疲惫。我们两家虽然是邻居，但彼此并不熟悉。妻子关上门，还是不放心的，于是透过猫眼望向外面。出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：男孩并没有去小饭桌，而是慢慢屈身坐下，从口袋中掏出了一部手机！

妻子轻声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讲给我听，我们俩都感到疑惑不解。为什么这孩子明明兜里装有手机，还要借手机打这通电话？他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，去小饭桌找吴老师？

带着不解，妻子再次通过猫眼向外望，只见男孩的手指快速在手机屏上划动着，脸上的愁容渐渐消散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忽然，一阵轻微的声响传来，这层的电梯门缓缓打开，男孩一惊，慌忙将手机藏进衣服口袋，并迅速起身站直，紧张地盯着电梯。可能是有人按错了楼层，并没有人从电梯里出来。

见不是妈妈，男孩又安坐下来，掏出手机继续看。可这部电梯今天好像热衷于与男孩开玩笑，竟然又一次停留在这一层，他也又藏了一次手机，所幸出来的人不是他所“惧怕”的妈妈。可能是受不了这般的“惊吓”，男孩好像放弃了抵抗，乘电梯下了楼。

妻子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我，我们推测这孩子可能是去小饭桌了，抑或换个安全的地方刷手机？

这孩子大概真的感到累了，刷手机的那些时刻，仿佛是“偷”来的惬意时分，迷人又充满刺激。

我俩从家门口移步，转头望见儿子正在书桌前捧着一本书认真阅读，很是欣慰。没想到凑近一瞧，他手中竟是漫画书。我刚要上前质问，妻子一把拉住我，笑着说：“写了这么久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这孩子也在偷时间舒缓心情，你看他现在多开心。”

我默许了。

“妈，我马上就预习课文，刚才放松了一下。”

“好的！”

也不知道儿子是不是听到了我和妻的谈话，他大声跟妻说着。

其实，有些孩子犹如机灵的松鼠，趁父母不关注时，偶尔在学习的森林里偷懒一会儿。父母不必过分计较与担心，应给予孩子们适当的偷闲时光，于他们、于自己，皆可为惬意之事。

